

## 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九尾狐 第九回 丹桂園消閒觀戲劇 番菜館赴約會伶人

且說黛玉坐了馬車，直到丹桂園門前停下，早有案目過來招接。阿金攙扶了黛玉，跟著案目進園上樓，走入第三個包廂內坐下。案目放了一張戲單，又見茶房送過兩碗茶、四隻水果茶食盆子，方才去了。黛玉對戲臺上一望，又把戲單看了一遍，知已做到第三出了。阿金在旁問道：「奶奶，格出哈格戲介？」黛玉道：「格出叫《定軍山》，也跟仔我看過歇格哉。」阿金道：「劃一我看過歇格哉，我記性叫邱得來！」說著，用手一指，又道：「奶奶，看著黃盔甲格腳色，叫哈格名字介？」黛玉道：「格格扮黃忠格腳色，叫李興齋，做功一點勿好。好腳色出場才勒後頭得來。」正與阿金講話，忽聞下面人聲嘈雜，不知為了何事。忙向樓下正廳上一看，見進來無數的看客，挨挨擠擠把正廳坐得滿滿，甚至有幾個人連坐位也沒有，只得退出去了。黛玉再看對麵包廂裡面，也與樓下差不多。卻見有幾個熟人在內，仔細一認，原來是李巧玲、李三三同客人在那裡看戲，就命阿金去請。不一回，巧玲、三三同來，與黛玉敘話。三三問道：「黛玉姐，啥落今朝一干子勒裡介？」黛玉道：「奴為仔嘸心想落，所以一干子來格呀。」巧玲道：「難道楊老勿來陪格？」黛玉道：「去說俚，故歇勿比以前哉，一個月當中，有廿日天勿勒奴房裡，想奴冷冰冰坐勒浪，阿要氣悶煞介？難末倪格阿金攙掇奴出來看戲格呀。」巧玲道：「格勿勿怪要氣悶，還是出來白相相，散散心格好。」三人略談片刻，巧玲、三三因有客人在那邊，未便久坐，即辭了黛玉，仍回對麵包廂中去了。黛玉見他們已去，心中翻羨慕他們的閒散，口裡卻說不出來，依舊回轉身軀，看那臺上的戲，已做到第五出，是孫春恒、大奎官、孫瑞堂的《二進宮》。臺下喝采的聲音，猶如眾犬狂吠一般。阿金笑道：「哈落格種喝采格人，才實梗窮兇惡極格佬。」黛玉笑了一笑，也不言語。又見《二進宮》完了，換了一齣《惡虎村》武戲，霎時鑼鼓喧天。那個扮黃天霸的武小生練了一回狠勁，與兩個開花面的大戰一場，打得如落花流水，足有半個時辰，方才停止，做那出《翠屏山》了。

黛玉是凝神注目，看那繡花門簾一掀，臺下喝了一聲采，見黃月山扮著石秀著一身元色的短襖，手裡拿著一本帳目，精神抖擻，氣度從容，做那交帳的一段，唱工又好，做工又佳，把黛玉看出了神。再看扮楊雄、潘巧雲兩個角色，卻甚平常，遠不及月山。後來做到石秀舞刀一節，更覺神采飛揚，英風颯爽，所以黛玉一雙俏眼直射到月山身上。卻巧月山舞刀已畢，把頭往上一抬，眼光射進包廂，見了黛玉的花容，未免四目傳情，將眼中的光線門了一回。但月山不認識黛玉，僅不過暗暗贊賞；況且在那裡做戲，未便久視。在黛玉則情絲一縷，已把自身縛定，心裡胡思亂想，忽上忽下，恨不得差阿金前去與月山通知一聲，約他在何處相會，了此心願。欲待啟口，又想著有些不妥：「此事斷不可造次的，究竟我已嫁了楊四，設或事機不密，弄出事來，如何是好？再者我看他的戲只有兩三次，我雖認識他，他卻不認識我，怎能勾搭得上？必須緩緩行事，天天到這裡看戲，讓他見熟了我的面，然後命心腹人去關會他，諒他斷無不肯。待他肯了，再想法兒，豈不穩當？」打算方定，見那齣戲已經完了，即聽阿金喚道：「奶奶，倪阿要去罷，還有一齣送客戲，是嘸啥好看格哉。停歇出去，勿知哪哼軋法得來。」

黛玉點點頭，立起身來就走，後面跟著阿金，剛走到扶梯跟首，見樓下上來一個人，對黛玉仔細觀看。黛玉也瞟眼過去，認得即是黃月山，卸了戲妝，特地來看他的。阿金不知袖裡，看見一個人向黛玉目不轉睛，他就罵道：「格人倒少有格，還勿搭我滾開點來！看差仔人頭，只管對倪呆看，阿要撥兩記耳光吃吃啫！」月山聽了，也不接嘴，就此走了開來。黛玉此時未便阻住阿金，只得說道：「去罵俚，倪走倪格路罷。」於是主僕下樓，覺得漸漸擠起來了，擠到門外，見自己車子停在那裡，阿金喊應了馬夫，方攙扶黛玉上車，一逕回轉家中，已是□二點鐘了。

黛玉命阿金去打聽今夜老爺可曾回府。少停回覆說：「老爺在左紅玉家吃酒，已差人來關照，今夜住在他家了。」黛玉一聽，又歎了一口氣，就收拾上牀安睡。這一夜的念頭，不知想了多少，深恨楊四薄情，不來伴我，莫怪我暗中行事，要你背這塊千斤石碑了。想了一回楊四，又想到月山身上：「我在戲園下樓之際，月山對我細看，一定有情於我。雖被阿金打岔，罵了他幾句，諒無妨礙。得能成就，我何妨撇去楊四，下堂而去，與他做長久夫妻？倘楊四不肯放我，我便尋死覓活，天天同他吵鬧，不怕不讓我自由，任我自去了。但須與阿金說明，方好做這件事。」主意已定，便朦朦朧朧的睡去。直睡到紅日斜西，始起身梳洗，略略用些點心。曉得楊四尚未歸家，仍命人去定了包廂，叫了馬車，專等到了晚上，用過了夜膳，依舊同阿金前去看戲，卻與昨天一樣，毋庸再說。

總之黛玉自此之後，無日不進戲館，一連有二□餘天。楊四雖然知曉，卻並不來管他，落得耳根清靜，故每天不等黛玉歸來，先自去睡了。也是他們緣分將盡，所以見了黛玉，不但不愛，而且有些怕他，愈怕愈疏，愈疏愈遠，這是一定之理。

我且將楊四擱過一邊，單說黛玉看戲以來，已將一月，與月山久已眉目傳情。月山見他夜夜到此，留心打聽，也知黛玉的底細，惟兩下尚未成交，因有阿金在旁，故未一通言語。黛玉知他之意，一日時將傍晚，黛玉故意問阿金道：「阿曉得，老爺阿勒屋裡？如果勿曾出去，去請俚得來，說奴有閒話搭俚說佬。」阿金道：「故歇辰光板歸勿勒屋裡格，叫我去請，到洛裡去尋介？」黛玉道：「咳，俚前日仔到奴房裡轉一轉就去，留才留勿住，推頭有事體，亦到外勢去哉。阿金想想看，俚待我，實梗格薄情，真真害仔奴一世，將來勿知哪哼。」阿金道：「我也勒裡旁光火，老爺既嘸不情，奶奶亦好嘸不義，啥落是要跟仔俚過一世格介？」這兩句話，是阿金有意迎合黛玉的。黛玉道：「末跟仔奴長遠哉，奴格脾氣，也摸得著格哉。奴待，待奴，大家總算嘸啥。故歇奴有一句閒話要想搭說，總要答應奴，幫奴格忙格。」阿金早已會意，說道：「只要奶奶吩咐，我終嘸不勿做格。」黛玉聽他答應，立起身來，走到阿金身邊，向阿金耳朵上錯錯落落說了幾句。阿金點點頭，口中只說：「容易容易，奶奶放心末哉，包弄得成功格。」要曉得黛玉說的什麼話，此刻且慢表明，看了下文，自然知道。

其時娘姨已把夜飯搬了上來，黛玉喚阿金一同吃了，然後略略打扮，又換了一套衣裙，另行取出幾件，送與阿金穿了。阿金直受不辭，匆匆的攙了黛玉一同上車，到戲園中而去。兩人坐在包廂裡面，看過了兩三出，忽見黃月山立在戲房門口，身上穿的衣服甚是華麗，一雙眼睛只向黛玉那邊觀看。黛玉情不自禁，對他笑了一笑。阿金恐他不來，也把手略招了一招，似乎說道：「來末哉，嘸啥要緊格。」這個意思，月山怎麼不懂？即差一個茶房，備了四樣細點心，另泡了一壺好茶，送到黛玉這裡來，說是我們黃老闆的敬意。黛玉暗暗歡喜，就賞了茶房四塊洋錢。茶房千多萬謝，欣然去了。黛玉以為月山必定上樓來與他說話，那知等了一回，戲又做過了兩出，仍不見來，心中有些焦躁，意欲命阿金去知會他。又恐耳目眾多，被人瞧見，太不雅相，設或事尚未成，那個臭名聲已先傳了出去，豈不是羊肉未吃，惹了一身瘡嗎？正在那裡躊躇，見方才來過的茶房走至黛玉面前，說道：「我們黃老闆說，今天不便與奶奶講話，明日五六點鐘，請奶奶到金隆番菜館吃大菜，我們黃老闆在這邊恭候，務祈奶奶要駕臨的，特差我來請個示下。」黛玉聽了，覺得不好意思，一時回不出口。阿金在旁代答道：「曉得哉，去回覆唔篤黃老闆，明朝五六點鐘，准其算數來末哉。」茶房答應了幾個「是」，自去回覆月山，不須細表。仍說黛玉因此事成功，甚為得意，又暗贊月山細心，斷不至走漏風聲，別有後患。那知俗語有兩句話說得極好，叫做「若要人不知，除非己莫為」。此時黛玉那裡想得到？惟有一心一意要與月山姘識，即使冒險而行，也有些顧不得了。你想這樣的淫婦可恨不可恨？可殺不可殺？楊四待他不薄，件件都肯依他，有得穿，有得吃，有得用，沒一樣不稱他的心，只欠缺些枕席上的工夫，怕他夜夜纏擾，略略與他疏淡了些。其實一月之中，未嘗不應酬他數次，他即怨恨萬分，背著楊四，要做那不端之事，口口聲聲只說楊四薄情，不說自己無情。所以我做書的深惡痛嫉，把他比作「九尾狐」，可不是冤枉了。不然，從前有個自稱「老上海」的，做成一部三□年上海北里之怪歷史，偏要改名叫做「胡寶玉」，其中毫無情節，單把胡寶玉比來比去，其實本傳只有一小段，閱之令人生厭，又用了許多文法，有什麼趣味呢？故我另編一部，演成白話，將他實事細細描寫出來。雖不免有些點綴牽合而成，譬如做一本戲，除去了管絃鑼鼓，如何做得成功？縱使勉強唱了幾出，也

與村歌野謳一般，只怕沒有人肯出錢，去聽這樣的戲了。

閒話少敘。此時黛玉與阿金二人看月山做過了戲，仍然坐車回去。到了家中，見楊四走進房來問道：「你夜夜去看戲，怎麼看不厭的，莫非新到了好角色嗎？」黛玉冷疏疏的答道：「是難得到我房裡格，奴一干子嚙心想，只好去看看戲，消消閒，終勿能管奴勒海。」楊四道：「我並不是管你，不過問問你罷了，難道問差了嗎？」黛玉道：「也來問奴，奴也勿來問。走格陽關路，奴走奴格獨木橋。是有人陪伴，勿比奴冷清，單怨自家格苦命。故歇看幾本戲，也教嚙法。查三問四，奴勿見得去偷人格；就是偷人，只好算害奴格，奴總勿差勒海。自家去想想看！」這幾句話，把楊四氣得無言可答，呆呆的坐了一回，暗想：「黛玉已變心腸，如今天天出外看戲，其中必有緣故。但未得他的把柄，我且暫時忍耐，留神察看便了。」所以強作笑容，說道：「你不要這樣多心，我因為身子不好，故爾不來陪伴你，你怎麼說幾句話呢？」黛玉並不回答，卸妝已畢，自到牀上去睡了。

楊四覺得沒趣，要想走出房去，到別處去睡覺，忽然轉了一個念頭：「或者他尚未變心，只因一時氣憤，說出這話，也未可知。我既在此，權且住宿一宵，慢慢試探，不要將事決裂，反為不美。」想定主意，把長衫寬下，在黛玉外牀睡了。可見楊四並未心冷，實是黛玉不好，為貪淫欲，終嫌楊四不濟，難盡雲雨之歡。究竟黛玉是個賤娼，比不得人家夫婦，做妻子的無不憐惜丈夫，怎肯把丈夫斷喪了身子？若黛玉則不然，即使楊四死了，我不妨再嫁別人。存了這片心腸，還要顧憐什麼丈夫呢？況現在黛玉心裡只在月山身上，所以楊四上牀來睡，他終不瞅不睬，朝著裡牀假寐。楊四落得適意，也不去叫他，直睡到日上紗窗，遂即起身去了。

黛玉初時假睡，後來真已睡熟，及至一覺醒轉，見楊四已去，他又睡了片刻，方始起身梳洗。阿金道：「老爺去仔歇哉，聽說朋友請去吃早飯格。倪今朝吃仔飯，阿到靜安寺、申園、味菴園去白相佬？白相到五點鐘，難未到格搭去阿好？勿然，等到下晝裡出去，別人說起來，看戲末忒早，倒要問倪啥場化去格。」黛玉聽了，甚是合意，即吩咐叫了馬車，在門前伺候。一到二點鐘，用過午餐，遂同阿金上車，直到申園去吃了一回茶，又至味菴園坐了片時，挨延到四下多鐘，方向金隆番菜館來。順便兜了一個圈子，及至到金隆門前停車，已敲過五下鐘了。

阿金攙了黛玉，走將進去，早有西崽引領上樓。那西崽一頭走，一頭問道：「奶奶府上可是姓楊？」阿金道：「正是，問俚做啥佬？」西崽道：「現在有位黃先生，交代我問的。」阿金道：「勒浪第幾號房間裡介？」西崽道：「在第三號。」把手一指，又道：「到了，到了。」黛玉同阿金剛要走進，月山一見，連忙招呼，把大菜臺邊一隻椅子拉了一拉，說聲「請坐」。黛玉假作含羞，低頭坐下。月山慇懃備至，說了幾句羨慕的話，然後將叫人鐘一揷，走進一個西崽。月山請黛玉點了幾樣菜，自己同阿金也各點幾樣。西崽答應退去，略停一停，將菜一樣一樣的呈上來。三人吃了一回，月山道：「少停奶奶仍去看戲，待我做過後，即來關會你們，一同到我家裡去。只是屋子小得狠，未免有屈奶奶的。」黛玉低聲答應。阿金道：「故歇已經七點半鐘哉，阿要倪先走罷？」黛玉點點頭。月山道：「確是兩下走的好，奶奶請先行一步，我隨後也到戲園了。」

於是，黛玉同阿金出了金隆，上車直到丹桂。見戲已開臺，做到第二出了，把戲單一看，好得月山的戲排在第五出，做完時光尚早。黛玉是無心看戲，巴到第五出開場，方才有些興致。惟這出《長坂坡》極長，足有半個時辰，始見月山進場。又換了一齣花旦戲。黛玉正在觀看，來了一個茶房，說道：「請奶奶走罷。」黛玉把頭一點，起身同阿金就走。走至門前，見月山已在那裡，把手一招，同上馬車。這部車就是黛玉坐來的，那個馬夫卻與月山認識，預先已知照好了，故此三人都上車，即風馳電掣而去。正是：

娼妓每多淫且賤，世人幸勿愛而貪。

欲知黛玉與月山姘識後怎能出得楊家，請觀下回詳述。